

托尔斯泰评传

贝奇柯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托尔斯泰评传

〔苏联〕贝奇柯夫著

吴钩燮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С. БЫЧКОВ
Л. Н. ТОЛСТОЙ

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译。

托尔斯泰评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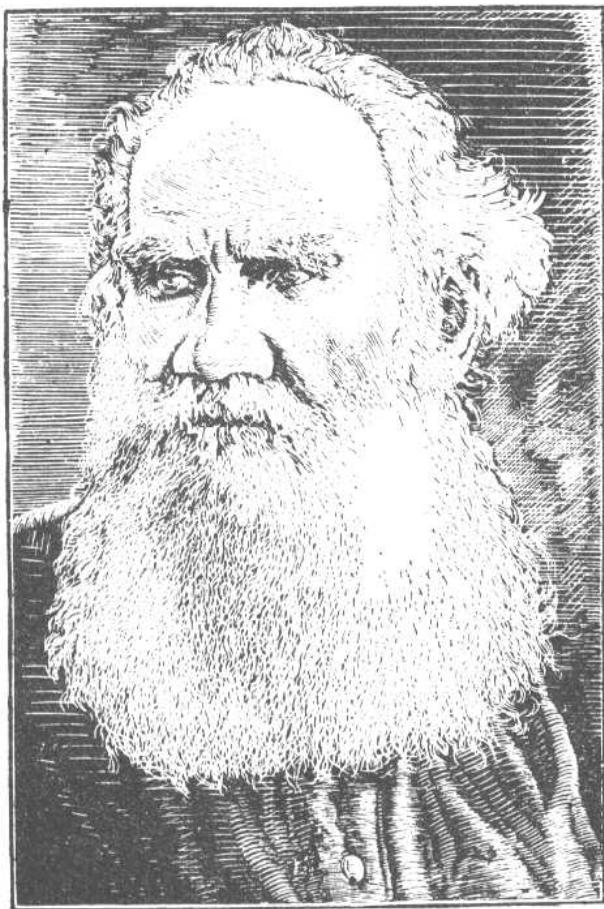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 39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 3/4 插页 3

195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01—35,000

书号 10019·1261 定价 1.55 元



托 尔 斯 泰

原編者前言

謝·貝奇柯夫這部關於列夫·托爾斯泰的著作，是他多年來在和這位俄國偉大作家的丰富藝術遺產有關的各項重要問題上所作的學術性探討和研究的結果。謝·貝奇柯夫討論托爾斯泰創作中一些個別和普遍性問題的論文和著述，曾經多次由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同時也曾在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二年這段時期的報刊雜誌上陸續發表。他一生最後的作品就是這部為托氏十四卷集所作的托爾斯泰生平和文學活動的評傳。

作者在一九五三年春天突然去世，使手稿付印前的整理工作為之中斷。因此關於托爾斯泰創作中的某些個別問題（尤其是屬於晚期創作階段的）就探討得比較簡略。

儘管如此，出版社仍然決定就照目前的樣子出版謝·貝奇柯夫的著作。這部以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評價為根據的、深深浸透着對作家的熱愛的專題著作，對於研究這位俄國偉大藝術家的創作的人無疑將有不少的幫助。

目 次

原編者前言	1
緒論	1
研究的任务。 弗·伊·列寧論 <u>托尔斯泰</u> 。	
第一章	15
作家的童年。 教育。 <u>喀山大学</u> 。 在 <u>雅斯納雅·波良納</u> 。 寻求事業。 在 <u>高加索</u> 服役。 文学活动的开端。 《童年》，《少年》，《青年》，《彈子房記分人的筆記》，《襲擊》。在 <u>塞伐斯托波爾城下</u> 。《塞伐斯托波爾故事》。涅克拉索夫和 <u>車爾尼雪夫斯基</u> 的評价。	
第二章	44
一八五五年到 <u>彼得堡</u> ，与《现代人》編輯部的接近。圍繞农民問題进行的思想斗争。《一个地主的早晨》，《兩個驃騎兵》。一八五七年首次出国。《琉森》，《阿尔伯特》。关于艺术問題的思索。《三死》，《家庭幸福》。	
第三章	86
在 <u>雅斯納雅·波良納</u> 开办民众学校。 <u>托尔斯泰</u> ——和平調解人。 <u>托尔斯泰</u> 的教育見解。《波里庫希卡》，《霍尔司多麦尔》，《哥薩克》。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第二次出国。	
第四章	123

30-4/27 10

計劃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長篇小說。一八六二年—— 結婚。《一八〇五年》,《一个傳染了瘟疫的家庭》。 <u>托</u> <u>尔斯泰</u> 外出时 <u>雅斯納雅·波良納</u> 受到搜查。	
第五章	147
《戰爭与和平》(一八六三一一八六九)。	
第六章	279
計劃写关于 <u>彼得一世</u> 时代的長篇小說。《啓蒙課本》和 《新啓蒙課本》。	
第七章	295
《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一一八七七)。	
第八章	371
重新計劃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說。	
第九章	383
<u>托尔斯泰</u> 世界觀的激變。与貴族階級的決裂。一八 七九一一八八二年的《懺悔錄》。迁居 <u>莫斯科</u> 。参加 <u>莫斯科</u> 人口調查。《那麼我們應該怎么办?》,《我究竟信 仰什么?》参加“媒介”出版社的工作。	
第十章	415
<u>托尔斯泰</u> 的民間故事。	
第十一章	429
<u>托尔斯泰</u> 的戲劇創作——《黑暗的勢力》,《教育的果實》。	
第十二章	456
《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萊采奏鳴曲》,《惡魔》。	
第十三章	468
<u>托尔斯泰</u> 參予飢民救濟工作。《關於飢荒的通信》,《老 板和工人》。 <u>托尔斯泰</u> 與頹廢藝術進行鬥爭。專題論 文《藝術論》。 <u>托尔斯泰</u> 與 <u>俄國</u> 文學藝術界先进人土的 關係。 <u>托尔斯泰</u> 與 <u>高爾基</u> 。	

第十四章	493
《复活》(一八九九)。	
第十五章	537
《活尸》,《哈澤—穆拉特》(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革命 与 <u>托尔斯泰</u> 。一九〇八年 <u>托尔斯泰</u> 的誕辰。出走。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七日逝世。	
結束語	558

緒論

俄国偉大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尔斯泰的創作曾經在俄国解放运动中起了特出的作用，同时它也使人类艺术的發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文学中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奠基者馬·高尔基在談到以他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并且給俄国招来了“全欧洲的惊奇注视”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意义时，曾經热情洋溢地写道：“他所告訴我們的俄国生活情况，几乎不下于我国其余的全部文学作品所告訴我們的。”①

弗·伊·列宁在他論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曾經極端深刻有力地闡明了这位俄国天才作家的意义。

列寧对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評价極高。据高尔基說，列寧有一次在重讀《戰爭与和平》中的一段打獵場面时曾經表示过，他認為全欧洲沒有一个可以与托尔斯泰并列的作家。在侨居国外的时期中，一九一一年在巴黎，一九一二年在萊比錫，列寧曾經兩次亲自作过关于托尔斯泰的講演。在一九〇八年这位偉大的語言艺术家八十寿誕的时候，列寧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論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在作家去世后，他还写过許多篇別的文章②。

① 馬·高尔基：《俄国文学史》，莫斯科，一九三九年版，第二九五頁——原書注。

② 包括《列夫·托尔斯泰》、《轉变沒有开始嗎》、《列夫·托尔斯泰与現代工人运动》、《托尔斯泰与無产阶级斗争》、《‘保留’的英雄們》和《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原書注。

列寧論托尔斯泰的文章对于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奠基的作用。它們是在文学問題上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范例。这些文章以具体、历史地对待各种現象，并且在全部辯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多方面地闡發它們的方法，来武装了托尔斯泰作品的研究者，以及其他一切的文学史家。同时，这些文章又是在評价古典遺产和批判地汲取其中全部真正偉大的、宝贵的东西时所表現的战斗的党性的榜样。

革命無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領袖列寧，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已遭失敗而必需在最近的將來組織一次新的革命高潮的历史性时刻里，着手評价托尔斯泰的創作的。列寧的評价之所以英明，就在于他第一个大胆而坦率地把这位偉大现实主义作家的創作与一九〇五年俄国資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它的醞釀和实现，与这次革命的动力之一——农民——的命运彼此联系起来。由于列寧肯定了这种联系，就使得他有可能来指出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指出他的創作的世界性、历史性規模，这种規模是被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世界性、历史性特質所决定的。

列寧認為，“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資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具有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尔斯泰是偉大的。”①

列寧指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見解和“學說”里所包含的那一切“触目的矛盾”，都是十九世紀最后三十几年俄国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反映。一方面，托尔斯泰是从人民的压迫者臉上“撕毀所有一切的假面具”的資产阶级制度的偉大批判者，是一切他那

① 列寧：《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見《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論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八二頁。——譯者注。

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宗教、社会和經濟体制的猛烈的暴露者，是对社会上种种謊言和虛伪的激烈的抗議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理論的宣揚者，是道德自我改善理論的拥护者。

艺术家、思想家托尔斯泰是俄国巨大的社会变动时期的产兒。列宁指出，俄国农民群众想徹底扫除官办的教会、消灭地主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而在潔淨了的大地上建立起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共同生活来的渴望，孕育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决定了他的作品的思想內容。

列宁写道：“托尔斯泰所屬的时代，他的天才的艺术作品和他的學說所非常突出地反映着的时代，是一八六一年以后和一九〇五年以前的时代。誠然，托尔斯泰文学活动的开始比这个时期的开始要早些，而其結束則比这个时期的結束还晚些，但是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列夫·托尔斯泰，却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形成的，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質产生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①

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此后他一直积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几乎有六十年之久，这位偉大艺术家的炯炯目光一直在專心注視着俄国的現實，他的思潮也一直在为求取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各种迫切問題而起伏繁迥。他体验了与人民接近的复杂过程。托尔斯泰从小生長在高等地主貴族們中間，可是他在自己一生的后半輩子中断然抛弃了自己那个阶级的習慣見解，而成为宗法制农民利益的表达者。

① 列寧：《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見《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論文艺》，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〇八頁。——譯者注。

托尔斯泰的矛盾，曾經引起了許多資產階級研究家的注意，但由于他們自己那种近視、主觀的态度，由于他們想从“內部”、从“托尔斯泰主义”本身出發來說明它們，因而始終無法加以正確的理解，這些矛盾，在列寧的方法學的照耀下，就顯出它們並不只是單純的托尔斯泰個人的矛盾，而是反映在藝術家世界觀中的農民階級以及整個歷史時期的客觀矛盾。

在辯証的相互關係中來研究托尔斯泰的世界觀和他的作品，也同樣是正確理解托尔斯泰的活動的一個極重要的前提。列寧從來不把作為思想家、說教者的托尔斯泰和作為藝術家的托尔斯泰分割開來看待。列寧指出，在托尔斯泰的那些非常充分、有力地反映着農民本身的雙重特性和他們對於革命的兩面性態度的文學創作和說教中，都同時有神奇的和腐朽的東西互相摻雜在一起。這種農民思想意識的反動的一面妨礙了托尔斯泰的創作，阻礙了它的發展，使它離開了活的現實。但反過來說，這種思想意識的進步的、革命的一面，對地主和資產階級、商人和僧侶、官僚和整個專制制度的巨大的憎恨，却敏銳了他的目光，賦予了他的作品以極大的批判力量和永不枯萎的富有的藝術性。

研究托尔斯泰創作的人在分析他的藝術作品時，必須批判地把托尔斯泰在其中所表現的“明見”和“偏見”分別開來對待。

而列寧把托尔斯泰當作俄國革命的“鏡子”這種說法，就正好使作家在幾十年間所發表的全部作品都得到了極清楚的說明。思想家和藝術家托爾斯泰的完全形成，就是在一八六一到一九〇四年間，也就是說，在改革後、革命前的這段時期里。

托尔斯泰的思想上和創作上的探索，他在這些年代中的每一个重要的創舉，都必須要從內容上完全屬於“農民”革命的第一次俄國革命的醞釀、發展、高漲的種種具體的路徑和歧途着眼

來加以分析。托尔斯泰当时以艺术家或者說教者的身分所作的每一次發言，我們都應該把它們作為用自己純粹的“托尔斯泰式”方法來解決那些逐步成熟而且在一九〇五年尖銳地公開顯示出來的問題的嘗試來加以衡量。托尔斯泰的偉大，就在於他自己提出了這些問題，并努力“促”其解決。……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里與他自己的貴族階級所發生的決裂，在他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到《復活》——中所表現的批判力量的增強，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列寧關於托尔斯泰是暴露者這一評語，並不仅仅只是就他在世界觀上發生大轉變以後，也就是說，就他在一八八〇年以後的那一段時期而言的。當然，對於這次轉變的意義決不能加以低估。托尔斯泰自己在《懺悔錄》中就曾經極其真摯生動地談到過它。列寧強調指出，托尔斯泰在與自己那個環境中的種種習慣見解宣告決裂以後，尤其是在他那些“晚期的”作品中，曾經以猛烈的批評痛斥當時的一切制度秩序。然而托尔斯泰在思想和藝術上的形成的年代範圍，在列寧的文章中指出得很明確——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四年。在與地主、貴族階級斷然決裂以前，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觀中先經過了很長的一段逐步積累民主主義成分的時期。隨著一向就激動托尔斯泰的農民問題一天天愈來愈趨於尖銳，農民群眾在作出自己的決定時愈來愈大胆、堅定和廣泛地發揮主動，托尔斯泰的世界觀和創作中的民主主義成分也就跟着愈加增長和鞏固起來。列寧提出一八六一這一年，並不是把它作為托尔斯泰思想發展的起點，而是把它作為一個最最引人注目的年代來提出的，在俄國歷史上，以沙皇政權掠奪式的農民改革和農民因這次改革而激起的自發性群眾暴動和起義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在解決農民問題上最最重大而且發生作用

的事件，就正是在这一年里發生的。列寧把一九〇四年作为“托尔斯泰主义的終結”，是因为当时由与农民結成联盟的無产阶级来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經着手担当起了解决农民問題的責任。不过就是托尔斯泰創作生活中的五十年代，也同样应当用列寧的文章的角度来加以觀察，因为尽管当时托尔斯泰的世界觀还帶有阶级的、貴族、自由主义的色彩，但其中却也已經逐漸积聚起来了一些批判的、民主主义的成分，——当然，与更为成熟的六十和七十年代比較起来还显得很微弱，但無論如何总还是积聚了起来。因而难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托尔斯泰五十年代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就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后者善于表达农民“对事物的見解”的能力。

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闡明托尔斯泰那种愈来愈浸透着民主主义精神的世界觀和創作，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以托尔斯泰所特有的形式，随着反农奴制斗争的高涨逐步逐步地發展起来。他世界觀中的民主主义精神，是在大轉变以后的那一段时期中，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逐漸达到最高潮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托尔斯泰开始成为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家。

我們決不能脫离开俄国解放运动的各个主要阶段，和十九世紀俄国文学的进步傳統，来孤立地觀察托尔斯泰的創作，尽管这种創作具有其种种的特点。

俄罗斯的現實主义方法是在偉大的普希金的創作中形成的。《鮑里斯·戈都諾夫》、《叶甫根尼·奧涅金》、《上尉的女兒》的作者，是由一八一二年衛国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热潮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运动所直接产生的新的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在普希金的創作中，匯合了在他以前的俄国文学的一切优良傳統，

尤其是以康切米尔^①、馮維辛、拉季謝夫为代表的輝煌的諷刺傳統。普希金奠定了一些新的傳統，這些傳統後來為所有在他以後的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所不斷地改進和豐富。托爾斯泰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強調過應當向“我們的父親”普希金學習。十二月黨人革命精神的歌頌者普希金在《鮑里斯·戈都諾夫》中就已經意識到歷史的動力——人民——的作用。在十二月黨人失敗後，這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懂得了：任何進步的社會活動如果“可怕地遠離人民”，就必然注定會遭到失敗。從這以後，普希金在一八二五年後所發表的全部作品中，就都充滿了尋求與人民接近的現實途徑的熱情探索。普希金對斯捷潘·拉辛、叶米里揚·普加乔夫和俄國農民運動的深刻強烈的興趣，就證明詩人已經正確地認識了人民對自由的渴望。普希金的創作是先進的俄羅斯文學與人民接近的一次重大的創舉。

在萊蒙托夫以及尤其是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普希金的傳統，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更形深入和發展。果戈理的作品逐漸成為主要是諷刺性的作品；他嘲笑了尼古拉一世時代俄國所有的統治階層，暴露了地主、官吏、達官貴人的罪惡，以及他們那種“騙子小偷同業公會”式的彼此包庇的行為。

四十年代時，由於果戈理的創作和別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義批評的影響，俄國文學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現實主義學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涅克拉索夫、岡察洛夫、屠格涅夫、赫爾岑、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奧斯特羅夫斯基這幾位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文學中占着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作家。這個青年作家的學

① 安齊奧赫·康切米尔(1708—1744)，俄國諷刺作家，作品中維護文明、教育，嘲笑愚昧無知和頑固保守的人。——譯者注。

派繼承着果戈理的諷刺傳統，重新又回头来写那些早在格利鮑耶陀夫和普希金的創作中就已經提出過的問題，这样就大大地扩展了与專制和农奴制斗争的战綫。这群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学生的最出色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他們多方面地展示了上層貴族統治人物的衰朽腐化，并且把农民問題作为全部俄国文学的一个艺术和政治的主题来提出。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讀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讀得廢寢忘餐，为格里戈羅維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感动得“涕泪縱橫”。

托尔斯泰作为作家出現还要在較迟的时期——在五十年代，然而使他能够一下子就写出成熟的作品来的那种思想和艺术上的形成过程，却是在四十年代就已經暗中产生的了。別林斯基在他写給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里，曾經把农民問題、取消农奴制称为是当时全部俄罗斯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別林斯基在这个标志下所进行的全部革命民主主义活动曾經不断喚醒人們的智慧，激动人們去为反抗現存的邪恶而作自觉的斗争。当然，远非每一个讀者都能像別林斯基本人那样直截而明确地認識到这一斗争的目的，可是無疑地，他的文章还是帮助了青年一代，喚起了他們的思想，促使他們走上了这一条或者那一条有时常常是非常特殊的反抗道路。托尔斯泰是属于四十年代时青年一代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是喀山大学学生的年青的托尔斯泰，感染了流行在貴族先进分子們中間的那种“普遍的思想騷动”，在一八四七年的时候断然决定站到他家乡雅斯納雅·波良納的农民的立場上去。

这位偉大的作家以他自己的、“托尔斯泰式”的方式积极地参加社会斗争，即使在这个斗争以后發展的一切阶段中也都是如此。在与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名字分不开的五

十和六十年代里情形也正是这样。尽管托尔斯泰在与社会恶势力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上与民主主义者有所分歧，然而在热烈希望求得农民的解放这一点上，他却是跟他们互相一致的。

在托尔斯泰的事業活动中，七十和八十年代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列寧認為托尔斯泰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正就是在这段年代里，当时“托尔斯泰學說的批判成分实际上有时候还能給人民中的某些阶层一些利益，縱然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① 民粹派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从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遗产倒退了一步。正好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形成的“托尔斯泰主义”，与民粹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來說，等于就是它的某些空想——“应当向老百姓學習”，否認俄国资本主义的發展等等——的变形。列寧強調指出，“正如民粹派一样，他不願意去看，他閉起眼睛来，避开这种思想：在俄国‘剛剛安排下来’的并非什么别的，而正是資产阶级制度。”②

但同时由于托尔斯泰抱着批判的态度，因而他就大大地超越了民粹主义者。在九十年代时，宗法制农民生活提倡者托尔斯泰的創作，客觀上成了增漲中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鏡子”，既反映了它好的一面，也反映了它坏的一面。

在論述以后几年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創作时必須估計到，一九〇五年这一年給作为一种一定“生活条件”下的意識形态的托尔斯泰主义带来了“历史性的終結”。随着無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独立出現，托尔斯泰主义的声望也跟民粹派运动一样，开始

① 列寧：《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見《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論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一二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一〇九頁。——譯者注。